



1983年8月28日，徐家匯西南端，初秋金色的陽光中傳來陣陣響亮的打樁聲，華亭賓館在此打下了第一根長44米的基樁，從此，這裡夜夜火光明，建設火熱朝天。當時，人們並不知道這裡即將出現的，是一座為徐家匯增添繁華、為改革開放中的上海樹立新地標、展現新形象的現代化豪華大飯店。

上世紀80年代初期，國門打開，海內外各方面人士大量湧入上海，問題隨之凸顯：一房難求！上海當時擁有錦江、和平等十大飯店，然而再加上其他大小旅館，全上海總計只有4000多間客房符合接待外賓條件，所以面臨着非常窘迫的“客房荒”。說來也許難以置信，外國遊客團隊到了上海，竟然紛紛滯留機場、車站，進不了飯店，接待部門只能用大巴把客人送往遠郊的招待所、兵營，送往蘇州、無錫，甚至用飛機把客人送到南京去過夜，第二天一早再接回來。記得那時，國旅總經理親自出馬到機場打招呼，流着淚跟客人們講：對不起，我們實在是沒地方住了，求大家原諒！

為解決上海對外接待的瓶頸問題，經國務院批准，市政府決定加快飯店建設步伐。當時正好也是鄧小平同志提出要大力發展旅遊，決定要在北京、上海、廣州等地建六大飯店，華亭賓館就是其中之一。當時僅華亭賓館一家就規劃要建1000間以上客房，這是很大的規模，一下子就能解決來上海的旅遊外賓沒地方住的問題；第二，既然建了，就要拿出“大手筆”，要建一流標準、國際豪華級、現代化的大賓館，結束上海沒有國際標準的豪華級飯店的歷史，跟國際接軌。

華亭賓館的建設，選址要求很

高，一是佔地面積要足夠大，二是必須動遷少，而且要市政配套設施齊全，水、氣、煤、電，供應量匹配，這樣就可以保證項目既能降低預算，又能儘快建成使用。經過近兩年反復選址，最後，位於漕溪北路、中山西路拐角處的這塊“風水寶地”，終於“當選”！這個地方佔地1.96公頃，面積夠大，卻只有123戶居民，以及一所小學、一個幼兒園、一家電線杆製造廠和一個修車行，動遷比較簡單，配套設施也比較齊全。

當時遇到的第一個大困難就是資金。改革開放初期，百業待興，政府不可能拿出這麼大一筆資金，所以建設資金要全靠銀行貸款。在市委、市政府支持下，我們通過多次談判，終於得到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的全力支持，全部貸款是8206萬美金，另加100萬元人民幣。這在當時可算得上是大數目！

第二個困難是規劃設計。當時我們認為賓館只要有飯吃、有房間住、還有洗澡，就已經非常滿足了；但是對現代化豪華的國際水準的大飯店到底怎麼設計、怎麼建造也不懂。所以我們樹立了一個概念，就是邊干、邊學、邊請教。華亭賓館最早的設計方案，是通過“友請關係”，花了很少的代價，請了香港的一個建築師事務所拿出來，我們根據這個方案，廣泛徵求各方意見，集思廣益，最後再通過華東設計院、上海建築設計院來擴充完成的。華亭賓館的設計，功能齊備，布局合理，一樓大堂做什麼，二樓做什麼，三樓做什麼，娛樂、康樂部放在什麼地方，舞廳放在什麼地方，游泳池放在什麼地方，都有專業化的設計理念。所以說，這是改革開放初期，上海最早出現的符合飯店

## “客房荒”催生大手筆

□ 秋青亮

現代化需要的專業化設計，引領了當時的潮流。直到現在，很多飯店、旅遊院校的教科書，還把華亭的設計作為經典教材來講解。

還有一個很大的困難，就是工期緊、要求高、任務重，當時要求四年內建成，那麼大一個體量，總建築面積十萬平方米以上，主樓有八萬多平方米，二號樓一萬多平方米，還有洗衣房、機房、鍋爐房等，連成一個體。還考慮到抗震的需要，華亭的地基板塊特別厚重，從南到北分三大板塊，要求施建的鋼筋水泥板塊，厚度達到了將近一米。華亭賓館這座大樓就“坐”在大板塊上，穩穩當當。

籌建處就借在附近一個高層民居的地下室，場地狹小，百來人辦公十分擁擠，還沒有食堂，甚至連廁所也沒有。當時，總指揮王力同志指揮大家一起，日日夜夜在這裡奮鬥。很多建築材料要進口，需要談判、要訂合同，運來以後還要驗收、要存放，都要在地下室解決。好在當時同志們都有一種奉獻精神，吃飯就是干糧加開水，自己買麵包啃，女同志就到附近居民樓或商店借上廁所。

華亭賓館提前了將近一年完工，後來獲得了中國建築業協會首屆魯班獎，也被評為上海市十大優秀建築之一。華亭新一輪建設已啟動，期待再次刷新中國飯店業的時代記錄。錦江集團投資5.6億，對華亭賓館進行新一輪改造，將“昆倉”品牌移植進入華亭賓館，不久，更名後的“上海昆倉華亭賓館”又將吸引眾人眼球，擴大套房等檔房型的面積，增加二改一、三改一房型的數量，使房型結構得到整體優化。

## 大俠金庸

□ 華振杰

大俠駕鶴西去，總想寫點什麼，但權威新聞、各類自媒體，票圈好友，紀念文字滿滿刷屏，深感自己文筆蒼白，又信水滿則溢，心情激蕩之下愈發如鯁在喉。唯清晨獨處一平小間，方覺世間僅余爾，青煙一根，思緒且隨煙霧裊裊飄起。第一次接觸金庸小說，大約是在小學五六年級吧，那時圖書館老師手上高高舉着一本嶄新的連城訣，面對底下眾多爭先恐後的小手，最終給到了我，興奮之情難以言表，但書中講些什麼卻沒什麼印象了。及至到了初中，恰是男金庸，女瓊瑤的年代，那時生性膽小，萬不敢學某些學霸外面套個數學書皮，里面一本天龍八部的大膽舉動，印象頗深的是每天隨着一個男生去董家渡書攤借金庸系列，此君向有一目十行，過目不忘，一天一本的絕技，從此心中只有崇拜。再後來，金庸的書斷斷續續也讀了一些，但囿於學生囊中羞澀，想擁有整部頭的梦想直到98年上班第一個月領工資才得以實現。那時還是實習期工資，全部加起來才700多元，咬咬牙狠下心，在長橋的一

個東方書報亭老板娘那買下了三聯書店的一套金庸武俠小說集，耗資600大洋。從此這套書就伴隨我到現在，書架里的書換了一批又一批，書架也換了三個，唯有這套一直陪伴左右，跟着我搬家，成家，待到娃長大，才鄭重傳給他。一直以來，就有金庸古龍瑜亮之爭，我也看古龍，覺得金庸僧道儒俗，經史子集，借古喻今，博大精深。古龍則飄逸仙靈，三兩短語，常常是劍光一閃，人頭落地，屬於硬幣的兩面，萝卜青菜，各有所愛吧。“金庸熱”的流行，還要感謝TVB的經典武俠劇，以及那些至今聽來仍是熱血沸騰，慷慨激昂的《鐵血丹心》《滄海一聲笑》等主題歌曲，如今唱歌的和寫歌的都早已成為千古絕唱。再說到演員和角色，是種奇妙的緣分。就像元曲里說的，“水面雲山，山上樓台，天與安排”。心目中的楊過，就是古天樂，心中的小龍女，就是李若彤，那一句：不是你老了，是我的過兒長大了。讓人瞬間飆淚。還有呂頌賢版的令狐沖，那時就想，小師妹為什麼就突然不喜歡大師兄了……其實令狐沖對任盈盈我覺得更多是婆婆一般的敬畏吧。絮絮叨叨，意猶未盡，杯莫停，歌一曲，請君為我側耳聽。忽聞耳邊一陣急喊：小華，輪到你上會了！

## 不告而白（歌詞）

□ 舒冲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為什麼在死亡面前<br>你才變得柔軟 | 為什麼在埋葬之後<br>我才想起懷念 | 為什麼在謊言面前<br>我什麼也不說  | 為什麼在真相之後<br>我還理想依然 | 你還沒有幻滅         |
| 說永別吾愛<br>還不是因為歲月苦短 | 說青春無悔<br>不如說漫長時光有憾 | 說得之我幸<br>其實是萬水千山走過  | 就是再見明天<br>就是再見明天   | 擁抱瞬間<br>就是擁抱永遠 |
| 溫暖寒夜<br>就是溫暖人間     | 就是照亮心間<br>就是照亮心間   | 不過就滄海桑田一笑<br>就是照亮心間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
晨光熹微。一早，我便趕往淮海路的徐匯區中心醫院就醫，但未能聽到大堂里傳來悅耳的小提琴聲。望着大門左首紅毯鋪就的琴台上的那架鋼琴，仿佛又聽到三伏

天里，那支愛樂者們組成的弦樂五重奏曲耳畔響起。《梁祝》題材有着深厚的人文积淀、是家喻戶曉的民間故事，那是一首無國界的名曲。演奏現場，一位小提琴演奏者告訴說，他們這個室內五重奏成員來自不同單位，從事過不同專業，對音樂共同愛好，讓大家走到一起，至今愛樂者小樂隊已成立兩周年，他們也是志願者。他們演奏的時間，往往是大熱天的最熱時間段：太陽吐着舌頭，不停地炫耀自己熱度能量。

傳說淒婉的《梁祝》故事發端於約一千六百多年前東晉（公元317-420年）的寧波地區。面對現場幾位沉浸在樂思里的老年提琴手，在靜謐欣賞體味樂曲同時，脑海里禁不住隱隱浮起朦朧斷想和畫面：竹語空 / 鶯語絕 / 傷心月 / 總是相思成絕別 / 古今情 / 何痛切 / 天上人間 / 此恨千千結。或心有靈犀，或老人冥冥之中聽到了我的心聲，窺探了心緒，他急不可待地說：“下趟我還要來！”老人不斷地交出自己，語氣堅定地對子女說，借此他想釋放久住醫院長夜的不爽，心隨樂動，他更想親身感受現場演奏帶給他身心的愉悅。老人要享受音樂帶給他其他形式無可替代的快樂，他繼續說：“你們沒空推我，我請義工推我來。”他不想與他人、也不想與自己為敵，艱難的時光在哪裡，生活就

會在哪裡……  
音樂始於詞盡之處，此時《梁祝》“化蝶”一場樂曲表現我國古代人民對自由美好生活的嚮往。主題、主動機再現後樂音漸止，人們下意识發現，幾位輪椅上的病患老伯、阿婆眉宇間現出了舒展、開朗、滿意的神情，他們依舊不肯離去，再次報以掌聲，樂手們只好“返場”加演，回饋現場病患者和聽眾的一片熱情……

音樂，經典樂曲是照進迷茫世界的一縷陽光，能將他們帶入新境界、新世界。

思緒難平、持續遨遊，在熱浪撲面的連續高溫日里，這裡是“羅馬的噴泉”，這裡是上海·中國夏日的音樂噴泉，欣賞高雅經典音樂的“聖地”，他們的樂音勝過夏日驕陽。

小提琴家丹尼爾·海菲茲是首屆和2018年第二屆上海艾薩克·斯特恩國際小提琴比賽的評委。初任評委時，他發現曲目《梁祝》非常悅耳動人，於是海菲茲決定把這首對東西方音樂界而言既入耳，又入心的中國經典名曲《梁祝》，納入他自己創立的國際音樂學院的教材之中。

這裡的世界屬於您。是的，這裡的世界也當屬於我。喃喃自語“下周我還要再來……”

□ 趙家耀

## 回蕩在醫院大廳的《梁祝》

## 苑花桂

刊頭書法 桑仲元



■ 蓮藕與小船（攝影）

張兵